

## 秋假里，那本《苏东坡传》

►市实验学校八(5)班 林唯赫

这个秋假，我哪儿都没去，但一本书陪着我，让原本灰蒙蒙的日子泛出了点光——是书架上那本翻卷了边的《苏东坡传》。

假期才过了不到一天，班级群里忽然弹出“成绩已出”的消息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“怎么这么快？”指尖颤抖着点开电脑，眼睛死死盯在屏幕上，时间像被按下了慢放键，每敲一下键盘都像熬了一个世纪。等成绩单跳出来时，我慌得用手捂住分数，一点一点往外拉——先露出来的是“8”，心瞬间沉到了底：“完了。”语文是我向来较好的科目，这次才

刚过八十，其他科目更不敢想。

其实我平时也没少花时间，可成绩总在及格线边缘晃，这次试卷又偏难，看着屏幕上“不及格”的红标，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块读书的料，“干脆去上职高算了，八年级都学不好，九年级又能怎么样？”于是，我彻底懒下来，从前碰都不碰的手机、电脑，成了手里的“宝贝”，连书桌都懒得靠近。

浑浑噩噩过了两天，余光忽然扫到书架上的《苏东坡传》。随手翻开来，正好看到他被贬黄州的章节：那时他连生计都成问题，却写了几百首诗，自己开荒种地，还总想着给百姓修水利、减赋税。我盯着书页忽然愣了——他不过是在朝堂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，就落得这般境

地，可他怎么就没想过“放弃”？

再想想自己，不过是一次考试没考好，也不是中考，八年级还有整整一个学期，我才走了一半就想掉头，这不是傻吗？他在黄州那样难的日子里，都能把日子过出诗来，我这点挫折算什么？

那天傍晚，我坐在书桌前，把这些乱糟糟的心思都写了下来，末了又添了行字：“不论成绩好坏，不许有一丝松懈。放纵自己不努力，才是真正的困难。”我把这张纸夹进《苏东坡传》里，就夹在他写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那一页。

整个秋假，我没再碰过游戏。每天早上翻两页《苏东坡传》，看看他在惠州种荔枝、在儋州教读书，再打开课本补之前落下的笔记。遇到难啃的题想扔笔

时，就翻开那本夹着纸条的书——他连“一蓑烟雨”都能笑看成“平生”，我这点难题，哪配说“熬不住”？

现在再看那本卷了边的《苏东坡传》，纸页上还沾着我那天落的笔痕。秋假即将结束时，我把纸条又描了一遍：“少年何妨梦摘星，敢挽桑弓射玉衡。”剩下的两个月，我得把之前欠的劲儿，都补回来。

其实哪有什么“不是学习的料”，不过是没熬过想放弃的那一会儿。就像苏东坡写的“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——日子总会有雨，撑着劲儿往前走，总能看见光的。



## 幸会，故乡！

►大溪三中八(1)班 潘雨泽

人生里的“首次”总带着新鲜的劲儿：首次骑车、首次登台……而这个秋天，我迎来了浙江给中小学生的首次秋假——这空出来的几天，竟让我与未曾留意的故乡，有了一场迟来的“幸会”。从前的春秋季，我总理在作业本里，眼里只有故乡的夏，却不知秋日的它，正藏在时光里，等我一场认真的遇见。

秋假第一天清晨，我裹着微凉的风走到河边，忽然愣了神——这哪里是我熟悉的河？去年暑假，我蹲在这儿喂鸭，鸭群“轰”地扎进水里，溅得我满裤脚都是水珠，河水也带着跳脱的野气。可此刻，河水蒙着层薄如纱的雾，风一吹，波纹慢悠悠地往岸边荡，没了夏天的急躁，倒像刚睡醒的老人，沉敛又温和。岸边的芦苇穗沉甸甸垂着，泛着浅褐的光，不像夏天绿得刺眼，却透着股历经风雨后的沉稳，原来它也有这般温柔的模样。幸会，故乡的河！

正盯着水面发呆，鸭群“扑棱”从芦苇丛里钻出来，搅碎了迷雾。我刚想伸手逗弄，忽然看见鸭群后面跟着只白鹅：脖子挺得笔直，羽毛白得晃眼，不像夏天的鸭子那样凑过来抢食，只自顾自地贴着河岸游去，翅膀扫过水面时，漾开的涟漪都带着“谁也不理”的威风。等它拐过石桥，一根羽毛飘落在我脚边，我捡起来攥在手心——这是我头一回见故乡的鹅，连它掉的毛，都比鸭子的硬挺些，指尖摩挲着细密的纹路，忽然觉得，故乡连一只鹅都藏着我不知的傲气。幸会，故乡的鹅！

往山边小路走时，我想起夏天钻这树丛，叶尖刮得胳膊生疼，现在枯了的枝丫倒松快，一低头就钻了进去。蹲下来的瞬间，我忽然看见草叶上挂着颗露珠，亮得像碎玻璃，凑过去一看，居然能透过这颗小水珠，看见远处的山尖和流云——原来这么小的水珠里，能装下这么大的天地。再抬头，阳光从雾缝里漏下来，落在脚边的枯叶上，金闪闪的，连蜷成一团的叶子，都像沾了光似的，没那么蔫了。我蹲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是从前赶着上学时，从来没顾得上看的风景。幸会，故乡的晨雾与露珠！

秋假，让我停下了脚步，与故乡好好“幸会”。原来最熟悉的地方，藏着好多没见过的样子，那些被作业和匆忙忽略的细节，都是故乡最真的面容。

幸会，故乡！这场因秋假而起的遇见，让我把“习以为常”，变成了“初见之喜”，原来，故乡的美，从来都在，只等我们一场认真的回望。

## 浙江的秋

►市三中八(2)班 林子轩

看到课表换成“秋假”二字，我差点蹦起来——这可是温岭头回！我挤上公交前往台州古街，风裹着街边糖炒栗子的味儿钻进来，比课本里的“秋高气爽”实在多了。

早上的古街还裹着雾，石板路潮乎乎的，踩上去沾了点桂花香。太阳刚露头，光斜斜晒在檀木墙上，印得纹路一道亮一道暗，跟我草稿本上画的格子似的。卖炊圆的阿婆掀开蒸笼，白气“呼”地裹住我脸，糯米香混着肉末味儿往鼻子里钻，我扫了三元钱买了俩，烫得直换手，咬开时，那口热乎劲儿，比背十首秋诗都让人开心。

日头往上爬，古街忽然亮堂起来。道旁栾树的叶子黄了，风一吹

“哗啦”往下掉，有的粘在穿汉服姐姐的袖子上，有的飘进旁边“古茗”的杯子里，奶油顶裹着片黄叶子，看着怪好玩。最扎眼的还是那木塔，白天晒得木色发亮，到了傍晚，塔外面的灯忽然亮了——先红得像校门口的糖葫芦，没一会儿又黄成我书包上的银杏挂件，听老板说每三十秒变换一种颜色，我盯着数了半分钟，眼睛都没敢眨。

天黑的时候，古街的灯笼全亮了，橘色的光裹着风，没那么凉了。我坐在河边的石凳上啃栗子，壳儿剥了一地，水面漂着栾树叶，游船开过去，灯影在水里晃得跟碎星星似的。旁边桌是俩同校的，说他们秋假去了南北湖割稻，稻穗扎得手心痒；还有个女生把

梧桐叶夹进笔记本，说要当书签。我摸着口袋里剩的半袋栗子，忽然觉得这假放得比考满分还舒坦。

走的时候回头看，古街的灯雾蒙蒙的。以前总觉得“秋”是课本里的词，现在才知道，是檀木墙摸着手糙糙的纹路，是栗子烫得手心发热的热乎，是我们挤在古街里，把书本外的秋天，实实在在攥进了手里。

这哪儿是放假啊，是浙江把“秋天”从课本里扯出来，塞给我们当礼物——不是写在纸上的“丰收”“凉爽”，是手心沾的栗壳香、鞋底带的桂花瓣，是攒了一个假期的、能跟同桌吹半节课的热乎事，甜得特真实，也特让人舍不得开学。

## 写下一首秋诗

►九龙学校八(1)班 陈欣晗

秋假脚步，踩着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的韵律，恰好撞进秋的阴与雨，酿成一首清润的诗。

早晨步入林坑古村，山岚如黛，轻拢着古村的轮廓，像是进入了一个江南苗寨，白墙黑瓦的屋舍错落有致，似一幅未干的水墨长卷。檐角挑破薄雾，江水婉转清澈，四百年的光阴在青苔间悄然沉淀。

“晒秋”让楠溪江的清雅中多了一份热烈，金黄的玉米串成珠帘，火红的辣椒、橙黄的南瓜片、嫩黄的小米、饱满的绿豆在一个个圆竹匾里摆成“晒秋”和“楠溪江”的字样。农妇的竹篙轻点，果实便簌簌作响，恍若大地在低语丰收的秘辛。楠溪江内有石块露出水面，石头上铺着鲜嫩的青苔，绿油油

的一片，江水轻柔地拍打着石块，水花四溅，冷冷动听，水面腾着薄薄的水雾，与竹篙里的热闹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，风吹过，衣袂掠过晒架，掀起一帘秋香。

回到家中，正好是阴天，天地间多了些“漠漠轻寒上小楼”的幽远。几星期前飞到阳台花盆上用树枝潦草打窝的鸽子，已孵出一只毛未长齐的小鸽子。大鸽子们飞进飞出为它找食物，休息时就把小鸽子藏在肚子皮毛下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打扰了这温情，只悄悄看着它们把秋的温暖与静谧织进小小的巢穴里。道旁的梧桐叶已染上秋霜，青黄之间，像被时光勾勒的笔触，藏着“碧云天，黄叶地”的诗意。当细雨再次落下，鸽妈妈仍将小鸽子护在

身下，任凭雨水打湿羽翼，鸽爸爸在外觅食不知何时归家。这份抚育的温情，不分鸟与人，都藏着时光最温柔的模样。

雨歇的黄昏，云层依旧未散，却漏下几缕微光，给湿漉漉的地面镀上一层温柔，屋檐下水环滴答作响，像是时光的钟摆，敲打着慢下来的秋假时光。

我的第一次秋假，虽没有过多晴日的渲染，却因这阴雨和意境幽远的古村，撞见了秋本真的模样。那些古诗文，不再只是纸上的文字，而是浸在雨里、飘在风里、淌在水里的真实触感，它不只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热烈，更有“天街小雨”的温润，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的闲适，这也是秋假给予我的最珍贵的初遇。

## 爷爷的麦田

►九龙学校八(1)班 江欣

声，要顺着它的韧性。”

我一次次挥刀，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，涩得发疼，浑身被汗水浸得湿透。可当我回头望去，身后的道路上铺开一小片麦子，像是大地的音符，爷爷眼角的皱纹显出笑意：“你听懂了麦子的话语。”

傍晚时分，我们坐在麦垛上，西边天角云霞烧得正旺，给麦田镀上一片金红。爷爷指着远处的群山说：“这片麦子和这里的山、水，都是自然的馈赠，每一颗麦粒里，都藏着我们家的根。”

他抓起一把麦粒，注视着他们从指缝间泻下：“土地不说谎话，每一滴汗水都会变成金灿灿的麦粒，这是世

上最公平的交易。这朴素的道理，是一代代人从麦田里学到的。”

暮色四合时，我最后一个离开麦田。回头望去，新割的麦茬沐浴着月光，蒙上一层白纱，没收割的麦子依然在风里摇曳，一半是收获，一半是等待。我明白了爷爷所说的“我们家的根”，它扎在时间里，在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滴汗水、每一粒麦子中。

这个秋假，我在麦田里收割了人生第一茬麦子，收割了一个关于生命和传承的真相，我们的根仍扎在大地，城市的钢筋水泥或许使我们忘了该如何弯腰，但风拂麦穗的沙声会让我想起：我的根在土地上，从未离开。